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七次學術討論會

陳振寰
國際關係學院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七次年會暨學術討論會於 1992 年 8 月 26 日至 8 月 28 日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行。這是一次具有國際會議性質的學術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海內外音韻學學者共 73 人；其中大陸學者 54 人，臺灣、香港學者 11 人，日本和美國學者 8 人。海外音韻學學者佔與會總人數 26%，為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歷屆年會之冠。

討論會於 26 日上午舉行開幕式，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長唐作藩致開幕詞，秘書長陳振寰宣讀名譽會長周祖謨的來信。周先生在信中總結了研究會的會風：「言必有據，不務空談。」他希望對不同觀點、不同方法進行充分的討論，以求得新的突破；他指出要注意把書本材料與活的語言材料聯繫起來，把同時代的不同材料貫串起來，把語音史的研究與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副秘書長尉遲治平報告了研究會兩年來的各項工作。

接着舉行大會學術報告。應邀在會上作報告的有臺灣師範大學的陳新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薛鳳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鄭張尚芳、中國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的寧繼福。

從 26 日下午到 28 日上午，討論會分三個會場，進行了十六場報告和討論，有 63 篇論文在分會場發表，分別由特邀評議人評論。最後與會者就論文內容展開討論。26 日晚上，會議就論文內容相對集中、與會朋友共同感興趣的上古音研究和近代音研究分兩組進行專題討論。

28 日下午，會議舉行第二次大會報告，溫州師範學院的潘悟雲和吉林社科院的寧繼福分別作了上古音與近代音專題討論的總結；此外，應邀在大會上作報告的還有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古屋昭弘和臺灣清華大學的張光宇。

28 日下午 4 時，大會舉行閉幕式。陳振寰作了會議總結報告。

這次學術討論會共收到論文 79 篇；其中大陸學者的論文 62 篇，港、臺及美、日學者的論文 17 篇。大多數論文資料翔實，立論允當，學術水平相當高。79 篇論文中的 70 篇在討論會上作了報告，9 篇作為交流論文散發給與會者。就論文的內容分類：近代音研究有 25 篇（報告 20 篇、交流 5 篇），數量最多；其次是上古音研究，有 17 篇；理論和方法的探討居第三位，有 11 篇；從方言的角度研究音韻問題的有 9 篇。

(報告 6 篇、交流 3 篇)；中古音研究論文數量較少，只有 7 篇；其餘 10 篇是音韻史研究和音韻學應用研究的論文。

踏入九十年代，音韻學研究出現了明顯地傾向於宋、元、明、清音系和音韻資料整理研究的趨勢，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們越來越重視探索普通話音系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企圖令漢語歷史語音研究更緊密地為現代語音研究服務；另一方面也由於從《切韻》音系到普通話音系之間語音史上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有許多實際的語音資料等待發掘和整理，音韻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這也正是這次討論會近代音研究論文篇數最多的主要原因。我想特別推薦的有下面幾篇文章：寧繼福的《〈蒙古字韻〉與〈新刊韻略〉》仔細核對了兩本書的內容，發現《蒙古字韻》幾乎全部錄自《新刊韻略》，連單字次第都很少改動。作者推斷宋、金、元三代韻書當分成《廣韻》到《蒙古字韻》與《集韻》到《韻會學要》兩個系列，前人用《韻會》校《蒙古字韻》是不妥當的。黎新弟的《〈董西廂〉中全濁入聲字的歸派》借助對作品平仄格律的細緻分析，得出了以《董西廂》為代表的早期諸宮調的入聲歸派與《中原音韻》不盡相同的結論。郭力的《古清入字在〈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調》對古清入字在明代北音韻書《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屬進行了全面考查，發現它們分別派入平(陰平)、上、去、如(陽平)四聲，分配情況與今北京音很接近，說明現代北京音中清入字的分派局面在明代已大致形成。龍莊偉的《〈中州音韻〉的全濁聲母》提出《中州音韻》還存在著全濁聲母系統，並且指出分析這類韻書時應該注意分清韻書音系和作者整理該音系時所使用的工作語言的音系這兩個層面。曹正義《近代音料談瑣》介紹了學界尚少論及的《度曲須知重訂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韻略新抄便覽》，並引用散見於近代大量筆記文獻中的零散語音資料，同時利用這些資料討論了近代音中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的意義主要在於從理論和方法上探討了如何估價、分析和運用散見語料來闡明音韻現象的問題。上述文章都用力甚勤，引起了與會者濃厚的興趣。此外，耿志堅的《全金詩協韻通轉之研究》、羅德真的《五代詩人用韻研究》、鄧興鋒的《馬致遠曲韻研究》、楊載武的《金元河北河南詞人用韻考》都為研究近代音系及其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鄭仁甲的《〈譯語類解〉音系研究》、古屋昭弘的《〈正字通〉反切的特點》、耿振生的《近代後期北京音系與近代漢語下限》、竺家寧的《宋元韻圖入聲排列所反映的音系差異》等，都有所發明，很有價值。

近三十年來，由於漢藏語研究、甲金文字研究、方言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上古音研究重新成為音韻研究的一個熱點，而且研究對象已突破周秦音系範疇，向甲金音系，乃至原始漢語音系的構建與蠡測方向發展。這次討論會，上古音研究的論文也比較集中，成績突出。例如施向東的《上古幽宵部與侵談盍部的通轉》從漢藏語比較的角度，以漢藏同源字證明這種通轉的存在，進而論證宵部當有[-w]尾，展示了漢藏語比較的一條新思路。潘悟雲的《中古陰聲韻的上古韻尾》利用諧聲、韻文、對譯等各種材料討論了上古四類韻部韻尾的性質，又特別從語音演變規律(當元音發生後高化音

變的時候，開音節變化速度快於閉音節)的角度論證了古陰聲韻部無濁塞尾。竺家寧、趙秉璇的《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綜述》歷述從上世紀末艾約瑟(Edkins)提出漢語存在複聲母到今天，漢語複聲母研究的整個過程和涉及的問題，資料豐富，提挈得當，為音韻學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李毅夫、辛世彪的《聲母通變及其法則》討論了上古漢語聲母間存在的廣泛的音變關係，指出發音部位相同、相近的聲母間，或發音方法相同的聲母間都可以發生通變；論文指出將不同時期內語音演變的結果都反映在上古音的複聲母上，將後世的分化演變都事先做好安排是不合適的。此外，邵榮芬的《上古陰聲韻若干字的歸部問題》對各家歸部有分歧的字進行了十分細緻的分析，於統一認識以求更有效地利用古韻分部成果很有意義。劉志成的《祭部和先秦漢語方言》就祭、月通押作了方言統計，為判斷祭、月兩部的分合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有的問題雖然不是第一次提出，卻仍然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例如張樹錚的《試論「人」的來源》論述了「人」和「夷」的關係。歷史學家楊向奎在五十年代已經提出「人」與「夷」甲文時代寫法、讀音全同，至今山東地區人、夷同音；從而論證了夷、夏都是中華正統，商族是東夷的一支。然而張文仍然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這說明把音韻研究與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聯繫起來的做法是正確可行的路子，今後應不斷開拓擴展。

這次討論會的論文中，從理論、方法、音韻學史的角度討論問題的佔有相當的比重，這是一種很正常、很合理的現象。現代音韻學研究已經進行了整整一個世紀，確實需要從理論上加以總結。目前看來，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有分量的成果也還不多。在這次討論會上作大會發言的陳新雄和薛鳳生都是從事音韻學研究幾十年的學者，他們從多年研究的心得中提出某些問題加以論述，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陳新雄的《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幾點質疑》從理論、方法、系統的嚴密性上對李方桂先生上古音擬測的三個重要結論提出質疑，疑所當疑，切中要害，很有啟發性。薛鳳生的《傳統聲韻學與現代音韻理論》從自己研究音韻學的體會，客觀地評價了傳統音韻學理論、觀點、方法的長短，指出了中國音韻學現代化的路子。此外，陳其光的《說諧聲》用統計分析的方法，從探討新生形聲字主諧字與被諧字聲、韻、調的關係論及利用形聲字研究古聲韻的可靠程度；陳振寰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四大階段及其形成的原因和條件》總結音韻學史的四大發展階段，強調音韻學研究必須努力適應社會的需求。其他如劉廣和的《〈圓明字輪四十二字諸經譯文異同表〉梵漢對音考訂》、董忠司的《漢字間聲韻相關度的測定與諧聲關係的計量方法》也值得注意。

從方言的角度研究音韻問題或透過音韻學框架討論方言現象的論文，歷次年會都不乏佳作，這次討論會也不例外。李如龍的《閩南方言的雙聲疊韻》以泉州話為例，說明了閩南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用雙聲疊韻手段構成雙音詞的現象；他對這種現象作了歷史的考察，說明不論結構形式還是語法功能，這類構詞法都是與古漢語一脈相承的；同時作者還擴大視野，對雙聲疊韻構詞法進行了與侗臺族語言的類型比較，從而探討

了侗臺語的系屬問題，對我們很有啟發。張光宇的《漢語方言見系二等文白讀的幾種類型》把見系二等文白讀分爲六種類型，認爲這六種類型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漢語方言發展南北異趣的現象；還認爲語音史上的顎化現象是一個賡續不斷的漸變過程，也很有見地。

由於多年來人們集中精力於《切韻》音系的研究，許多重要問題都進行過相當深入的討論，再前進一步自然比較艱難。這大約就是討論會上這方面論文較少的原因吧。然而，像鄭張尚芳的《切韻四等韻的來源與方言變化模式》、黃笑山的《中古二等字介音問題》都有新見，黃坤堯的《〈史記〉三家注之開合現象》、楊蓉蓉、虞萬里的《唐五代韻書所反映之唐代避諱與字形》發掘整理新的材料以闡釋問題，都值得一讀。

這次討論會比較集中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和進行唐、宋、金、元詩韻研究，特別是近體詩韻的分析方法和所獲成果的實際價值問題；複輔音聲母問題，尤其是對複聲母研究所依據的材料（特別是現代方言材料）的認識問題和複聲母構擬的原則問題。在討論會上，有學者提出：當前，中古音——《切韻》音系研究主要是對原有結論進行補充和修正的問題；上古音——包括前上古音研究主要是「自圓其說」的問題；只有近代音研究最爲切實，有許多實際的語音材料等待挖掘、整理，斷代音系的構建、方音史和普通話語音史的建立都在草創階段，大有可爲。這個意見得到很多學者的共鳴，這或許能夠表明不少音韻學研究者希望多做些可以驗證的、跟現實生活關係更爲緊密的工作的心態吧！

這次討論會涉及最少的是音韻學的運用。運用音韻學的研究成果解決相關學科（例如古史學、古籍整理、文學語言研究、古文字研究、方言史研究、民族史及地方史研究等等）提出的問題，是音韻學能否得到社會的理解和關注的關鍵；而要做得好就需要首先把音韻學知識真正吃透，或者說需要真正的專家才能做好。我希望大家都來關心這個問題，多做些實用的或邊緣性的研究工作。